

## 第五回 真才子走筆成章 假斯文揉碎肚腸

詞曰：

得歲月，迎歲月。得歡悅，且歡悅。世事謀成總在天，何必勞心腸萬結。放寬心，莫膽怯。  
金谷繁華眼底沉，淮陰事業鋒頭歇。  
陶潛籬畔菊花黃，范蠡湖邊蘆絮織。  
時來頑鐵有輝光，運退黃金無艷色。  
逍遙且讀聖賢書，養得浮生一世拙。

話說童仁見外甥肯去考文，滿心歡喜，當下別去，又到錢林家去催他擇日。錢林擇了日期，吩咐家人備下酒飯，堪堪到了那日，先是朱輝與馮旭到來見禮，分賓主坐下。隨後童仁與花文芳來了，各各相見。

錢林吩咐家人，在大廳上東西擺下兩席，放下文房四寶，就請花、馮。二人謙遜了一會兒，馮旭祇得攢坐了東首，花文芳坐了西首。錢林邀朱、童二公正中坐下，祇等題目。

不一時，家人送上題目，走到錢林面前看看，朱、童二公又看了，纔送到馮旭面前。馮旭看過題目之後，送到花文芳面前，花文芳見那題目上邊，祇有四個字，寫的是：孝慈則忠。心下暗想：還好，我最怕的多字眼題目。馮旭有了題目登時研起墨來，舉筆也不思索，一揮就做完了一篇。花文芳見了這個題目祇道容易，拿起筆來要寫，心中先亂了手腳，左思右想，口內又哼了一會兒，站起來走了幾步。祇見馮旭到做了三四篇，心裏越發慌張，祇得走來坐下，提起筆來，也就胡亂做了幾句。

忽見馮旭走到朱、童二公面前道：“小姪不才已經完篇，請二位老伯與錢兄過目。”花文芳聽了，分外著急。朱輝看了一眼，遞與童仁，童仁略略看了一眼，送與錢林。童仁眼看花文芳在坐上有驚慌之狀，說道：“凡做文字不論前後，你可慢慢做來。”花文芳口雖答應，心中暗恨都是你這個老畜生，帶累我今日出醜，那個要與馮兄爭論婚姻之事。遲延一會兒方纔寫完，取了卷子，走出席道：“今已完篇。”朱輝接那卷子，童仁道：“且慢，天色已晚，可將二卷傳進與小姐過目，看是取中那一卷？”隨將卷子遞與錢林，錢林接過就到裏邊去了。花文芳正欲上轎，童仁道：“你等卷子出來回去不遲。”文芳祇得勉強坐下，心中痛恨。

且說錢林走到後堂，見了母親道：“兩家卷子寫完了。”太太隨即著翠秀將卷子拿到後樓，聽憑小姐選擇。翠秀來到後樓，見了小姐道：“請小姐選擇。”小姐展開一看，祇見那馮旭的文字篇篇錦繡，字字珠璣，不但文字做得好，看他筆法真乃龍蛇之體，心中讚道：話不虛傳，果然高才。忙取筆在手圈了又圈，不一時卷子看完。又把花文芳的卷子展開一看，看了一兩行，小姐也忍不住笑，不覺笑將起來。小姐道：“你二人過來看看，文芳做的文字狗屁一般。”翠秀、落霞看了幾行，一齊笑將起來。小姐提起筆來在他卷子上叉了又叉，將卷子批得稀爛，及至批完，心中想道：不該把他卷子批壞了。丫鬟道：“如今既已批了他的卷子，悔也遲了。”正是：

滿天撒下針和線，從今鉤出是非來。

不言小姐心中暗悔。翠秀心中想道，小姐今取中了馮旭的文字，也不枉我與他同拜天地一場。說道：“小姐，如今他們眾人現在前廳等候，不若將這文字送出。”小姐無奈祇得將二卷交與翠秀，翠秀送到太太面前道：“小姐取中了姓馮的文字了。”錢林接過一看果然圈而又圈，點而又點。又將花文芳的卷子一看，大驚道：“妹妹如何這般世情不懂，怎把花文芳的卷子批得稀爛，怎好拿出去見他。”太太喫驚道：“他的文字做得如何？”錢林道：“他的文字實在做得不通，祇是不取他就罷了，為何動起筆來將他批得不堪。他乃宰相之子，又有舅舅現在前廳，人人有面，他就沒趣。”太太叫聲：“孩兒怎處，為今之計，祇好將他文字存下便了。”錢林道：“這個使不得，今日考文原為的擇婿，怎不送出。”

又遲延一會，無奈祇得走將出來，將花文芳的卷子藏在袖內，朱、童二公見錢林走出，一齊問道：“不知取中了那個，借來一觀。”錢林祇得將馮旭的卷子取出，送與二位，馮旭與花文芳也就走來觀看。朱輝道：“恭喜賢姪，已經取了你的卷子。”童仁道：“如今取中馮旭的，可把舍甥的卷子取出。比看那個高下。”錢林臉上失色道：“老伯，長兄文字不消比罷。”童仁道：“兩物一比自有高下，難道朱年兄的媒就做得成，老夫臉面就不如他。兩人必須把原卷取出來看一看。若果然做得不通，老夫與舍甥就罷了。”錢林不覺出了個神，卷子從袖裏掉下來了。童仁趕上前去一把拾起來一看，不看猶可，一看那時。正是：

怒從心上起，惡向膽邊生。

大叫道：“如此欺人太甚，你家是個都堂之女，這般放肆，不把塚宰公子放在眼內，就是文章不好，為何批得這般模樣？罷了！罷了！我看你兩家的事是做得成，是做不成。”說罷，向著花文芳道：“你做的文章。”花文芳把臉一紅，忙把卷子扯得粉碎，向地下一摔，也不作別，匆匆上轎而去。正是：

任君掬盡三江水，難洗今朝滿面羞。

且說童仁見外甥去了，心中好不氣惱，祇得也就上橋。錢林送至大門口打一躬道：“還求老伯周全，不必傷了和氣。”童仁也不回答，一路來到相府下轎，進內看見妹妹，話也不說，祇是歎氣連天，恰好花文芳也到面前，也是氣沖沖坐下。太太看見這等光景問道：“哥哥，你甥舅兩個前去考文，為何如此氣悶回來。”童仁就如此這般說了一遍，豈不氣死我也。太太道：“他也不該這等欺負我們。”童仁道：“我若讓他兩家做成親事，我誓不為人。”花文芳道：“舅舅也不必氣，我外甥自有主意。”正是：

是非祇為多開口，煩惱皆因強出頭。

話分兩處，且說朱輝見童、花二人不悅而去，對錢林道：“他惱由他惱，我們祇選吉日結親。”錢林道：“老伯言之有理。”登時別了上轎，同馮旭回覆林璋。林璋便問考的如何？朱輝大笑，始末根由細說一遍：“我看花文芳，原不是讀書之人，今日出他之醜，下次再不敢在人前賣弄了。”林璋道：“既然姻事已定，奈我場期漸近，明日便要起身進京，凡事都拜託年兄。”朱輝道：“小弟知道。”當下別過不表。

次日，林璋別了妹子，湯彪、馮旭送下船，一路無辭。到了揚州，暫且住下，要另換船隻。岸上尋了下處住下。次日叫埠頭，埠頭道：“三日後也有一位是進京會試的，不若林老爺同舟如何？”林璋道：“妙極！妙極！”當時說了價錢，留下足銀，揚揚而去。

州乃繁華之地，且喜今日空閑，何不前去一遊？”林璋道：“甚好。”三人帶了家丁，一路進城。上埂子街，見三街六市做買賣的，來往紛紛，信步到教場，抬頭一看，祇見許多篷子，都是相面、測字、算命的，無數閑人爭鬧，又祇見個布招牌，寫著“江右姚夏封神相驚人”，又見牌上寫著兩句道：

一張鐵嘴說盡人間生與死，  
兩隻俊眼看見世上敗和興。

湯彪道：“老伯進京何不相相氣色。”林璋心中也要相相面。湯彪叫他相面，正合他意，走進篷子，把手一拱道：“先生請了。”姚夏封看見三個斯文的人走進，連忙立起身道：“三位先生請坐。”彼時三人坐凳上，姚夏封道：“請問三位尊姓，貴處何方？到此何幹？”湯彪道：“這位是進京去的，姓林。”指著馮旭道：“此位姓馮，在下姓湯，俱是浙江人。”林璋道：“請教先生法眼相相，我的氣色如何？”姚夏封相了一會道：“尊相讓小子看來，天庭丰满，地閣方圓；他年必登科甲，日後定掌威權。”林璋道：“今春可得上進？”姚夏封又相了一會道：“水星照命，倘在船水之上，諸事小心為妙，但功名今春無望，應在明秋，皆有大貴人提拔，那時位列臺臣之上，可掌生死之權。有詩為證：正月寅官面帶傷，加官進祿喜洋洋。目下卻當水星現，還須仔細向前行。”相畢林璋，湯彪道：“在下也請教先生。”姚夏封道：“請君正坐。”湯彪祇得坐正了。大凡教場之中來的江湖，有些生意之人，便圍了觀看。姚夏封這篷外站了幾層人，圍得滿滿的，爭看姚夏封相面。

姚夏封纔將湯彪相了一會兒，正欲開講。祇見外邊來了一個英雄，頭戴范陽氈帽，身穿一件玄緞箭衣，腰束一條絲鸞帶，足蹬玄緞朝靴，後跟三四個家丁。身長丈二，腰闊三挺。他見許多人圍在那裏，他也不知甚麼事，大踏步走將上來，分開眾人走到裏邊，看見是個相面先生，替那人相面。他心裏也要相相，他也等不得相完了湯彪，就把湯彪一推道：“待俺相相，再相你。”湯彪大怒喝道：“你這個人好無禮，事有先後，因何把我一推，先替你相。”那位英雄那裏受得住他的氣，登時大怒，圓睜怪眼，喝聲：“該打奴才！”湯彪道：“你怎敢罵我，匹夫。”那人道：“俺罵你不算為奇，還要打你哩！”湯彪大怒道：“要打誰怕你，打你這狗娘養的忘八旦，要打就打，怕你也不算好漢。”那人祇奔湯彪，湯彪祇奔那人，二位英雄彼時就動了手，也不知誰強，誰弱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本節完）

[返回 >> 五美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